

## 世界杯九届情缘

◎梁征

卡塔尔世界杯开幕了,足球再次成为世人最关注的焦点。从我记事起,共经历了1990年至今的九届世界杯。对我来说,足球世界杯代表的不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,更多的是自己人生各时期的印记。

1990年,我11岁。在那个意大利之夏里,还是小学生的我完全不懂什么是足球,也没有看过一场比赛,只是隐隐约约知道了足球与世界杯。我的世界杯记忆,就从那时开始了。

1994年,我15岁。世界杯在美国举行,我在电视机上看到一群人,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,在阳光下追着一个皮球奔跑,那画面,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中。那届世界杯,只是记得马拉多纳半途因药检问题而退赛、巴蒂斯图塔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上演了帽子戏法……那年夏天,父亲给我买了足球。

1998年,我19岁。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杯应该是从法兰西之夜开始的。此时足球对我已不再陌生。赛场上闪耀的诸多巨星以及令人热血沸腾的主题曲《生命之杯》充盈了我的一个个夜晚,观看世界杯的时候,

某牌锅巴和一种国产饮料成为我看球的最佳伴侣。

2002年,我23岁。那一年,世界杯由韩国和日本联办。我大学毕业,在一家国企找到了稳定的工作。由于常常需要值夜班,我和同年入职的好友在办公室里用我那台笔记本看直播。这届杯赛对中国人来讲是记忆深刻的,米卢把中国队第一次带入了世界杯,虽然三场比赛一球未进,但小伙子们踢出了血性,展现出了团结拼搏的精神和顽强奋战的态度!这一年,忘不了那个追着问我什么叫越位、熬夜陪我看球的姑娘。

2006年,27岁。那年夏天,德国世界杯如期而至。家里正在装修房子,出租屋内一台老旧的吊扇在头顶“吱吱呀呀”,我在炎热无比的夏夜里为心爱的球队打气。决赛那夜,天气格外热,我的背后满是痱子,老婆每隔一会儿就用花露水替我抹上一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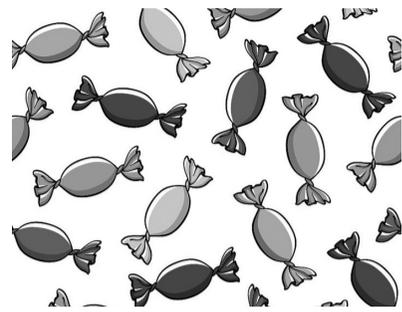
2010年,我31岁。南非世界杯就在夏奇拉的歌声中拉开了序幕。这是一届让我完全全感受到足球魅力的世界杯。那时,刚开始流行起手机上网,我每天早上都会用手机上网看一下昨晚的赛果。那年的西班牙得益于巴萨的体系,以

近乎无敌的姿态获得了冠军,随后,我喜欢上了皇家马德里球队。那时的世界杯,与好友边看边聊、喝酒的快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!

2014年,我35岁。世界杯在足球王国巴西举办。四年一次,世界杯串起了回忆,也在提醒着我们时间如流水。我和朋友们已经很难再像无牵无挂时那样经常聚在一起踢球、看球。随着绿茵场上熟悉的身影的消失,好像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也在谢幕。这次世界杯,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。

2018年,39岁。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,陪伴我走过青春时光的画面,再次重现。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足球竞技本身,成为一种类似年轮的时光标记、一种文化符号、一种狂欢盛会。

今年我已经43岁了。就像“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每一届世界杯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尽管冠军不断更换,传奇巨星也陆续退役,但那些经典的镜头、那些青史留名的进球,那些欢乐忧伤见证了我们的岁月。世界杯的记忆就像某一首歌的旋律,会倏然把你带回过去的某个场景,那万众瞩目的大力神杯上,也刻着我在各个时候的影子。



### 糖纸辫

◎张永刚

中午,我伏桌欲睡,可阳台补漏的臭柏油实在难闻。还好,办公桌抽屉里的糖块香味稍微抵挡。看着一堆糖块,我不禁想起儿时的糖纸“辫”。

那时物资匮乏,糖是衡量一户人家富裕程度的指标之一,糖果更是奢侈品。拿破布头、坏塑料去兑换“烂糖”(麦芽糖)已是不错了,连五分一支的甜水棒冰也很少能买得起。以分计算花费的年代里,有一分钱的糖块、一分钱的铅笔、一分钱的玻璃球……但不乏快乐,比如沉醉于编糖纸“辫”。

喜欢糖纸,不分男孩女孩。我也是爱不释手,因为那些五彩缤纷的精美糖纸不仅可以编“辫子”,还可以像集邮、制作标本一样夹在书本里。我编的糖纸“辫子”就像我写的字一样潦草,歪歪扭扭、松松垮垮。收集才是我的擅长,尤其是在放假后,跟随父母串邻里、走亲戚,处处留意丢下的糖纸,大白兔糖纸上还留着奶香,双喜糖纸氤氲着幸福婚姻的气息……糖纸塞满了小军服的四个上兜和两个裤兜。到了学校,大家相互展示收集到的糖纸以及糖纸编成的作品,有“辫子”、有“粮囤”、有“响尾蛇”。有个女同学直接把编好的“辫子”系在头上,长“辫”及腰,被同学嫉妒地称为“妖怪”。

有一次,我鼓起勇气要求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同学帮我编“辫子”。她真的爽快答应了,用她的小手把我一厚沓褶皱的糖纸压平敷直,在她巧手指的转折折中,两条“辫子”渐趋成型,煞是好看。我内心很感激,却木讷得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来。

挂在哪呢?她灵机一动,闪着明亮的眸子说,你家床的两边,帐钩上呀。

好的,不知咋的,话音刚落,我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西红柿。

到了家里,我忐忑地把两条彩辫挂在我睡的那张床的帐钩上,可越看越像一种结婚场景的布置,心慌耳热起来。耳边又不时响起我班男同学对一个女同学编的戏谑顺口溜:“妖怪,系条歪带,问你几时嫁,初三夜里嫁……”耳根更加发热了,好像有人在嘲笑我一般,于是我又把系在帐钩上的“辫子”取了下来。藏在书包里吧,又怕同学抓到“辫子”说我;放在家里,又怕哥哥取笑我。转念一想,我有不少他的把柄可以做挡箭牌呢。于是,我若无其事地把“辫子”放在写字台上,用书压在上面,欲盖弥彰。

出乎我的意料,父母和哥哥发现后,竟然都喜欢这两条“辫子”,还以为是我编的,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这个秘密至今没被发现。

可我不知道,那个女同学后来去了哪里。但关于她的答案应该都是美好的,必须是美好的。

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

### 我们那时的现象级体育解说员

◎朱辉

像我这种资深球迷感觉本届世界杯略有美中不足——解说过于平淡。作为内地第一代电视球迷,我们怀念的解说名嘴有那么几位,首推宋世雄(见上图)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一些轶事了。

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中央电视台;听众朋友们,观众朋友们;台湾同胞们,海外侨胞们……”当年电视里传来这串熟悉的声音,我们不用看就知道是宋世雄开始解说比赛了。

宋世雄师从新中国第一代解说员张之。张之的年代,主要靠广播电台转播体育比赛,如今听起来很滑稽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,黑白电视机在上海逐渐多了起来,我家就有一台12英寸的,认识的第一个体育比赛解说员就是宋世雄。

宋世雄的解说特点是语速极快、口齿清楚,他如果说相声“贯口”,至少这方面不逊于所有相声名家。解说足球比赛时,他会将每个上场队员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速度等基本信息说上一遍甚至多遍。他的解说富有激情,同时也很严谨,说错的时候很少。

宋世雄有两个著名弟子,其中孙正平堪称嫡传弟子,解说风格和他完全一样。另一个是韩乔生,他就有点剑走偏锋了,按说孙正平发展会好得多,然而最后成为“现象级”解说员的却是韩乔生。围绕着韩乔生,产生了不少网络新词,诸如“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”至今依然被广泛流传。

何以如此?时代在改变。有了互联网之后,球员的个人信息一搜索就能知道,无须解说员絮叨了。大家更希望听到有个性的解说,韩

乔生貌似业务不精、错误连连,但娱乐效果好,终成另类名嘴。

说起个性,首推黄健翔。2006年世界杯,澳大利亚对意大利,黄健翔因为带有倾向性的一连串怒吼备受争议,最后不得不从中央电视台辞职。之后黄健翔活跃于新媒体平台,人气不减当年。解说界不少新人见贤思齐,解说时也带着个人倾向性,甚至照葫芦画瓢沙哑怒吼。然而东施效颦,最终难有收获,这些解说员无一成名。

不听解说,倒也不一定是坏事。球迷们能避免被带节奏,更客观理性地看球。而我们这些资深球迷,谈及那几位曾经的现象级名嘴,往往很兴奋。他们是不同时代的“代标”,承载着我们对足球的记忆。对他们如数家珍至少说明一点:咱们看球,那是老太婆的旧棉被——盖有年矣。